



鸟近人

安徽合肥 王张应

正月里，在阳台上晾晒一刀腊肉，惹来一群馋嘴鸟。那些鸟体型似八哥，但没八哥帅气，羽毛没八哥黑亮，一身不起眼的灰褐色。鸣叫也没八哥清脆，八哥灵巧着呢，差不多赶上鸚鵡了，能跟人简单对话，那鸟儿只会“叽叽叽叽”傻叫。我是头一回见到，还不知道该叫它什么鸟。

不知名的鸟，给人印象却特别深。不是它长得好看或不好看，是它胆子大、脸皮厚，贪吃到无所顾忌。

它的嗅觉比人灵敏，人要等腊肉烧熟了才闻到香味。或许生肉有暗香，人闻不到，鸟闻得到。它一定是老远就闻到了那刀生肉的香气，不知从何处闻香而来。其时，我坐在阳台上，离那刀悬挂在阳光里的腊肉，差不多就一米远吧。一只灰褐色的鸟儿，凭空飞来，大大方方地栖落在那刀悬空的腊肉上。小鸡啄米一般，在腊肉上东瞅瞅，西瞅瞅，寻寻觅觅，挑挑拣拣，最终把目标锁定在腊肉上一块雪白处。雪白地带位于腊肉中间层，一边是灰暗的精肉，一边是金黄的肉皮。估计晒得快干的腊肉，精肉和肉皮都硬了，鸟儿无从下手，唯有中间肥膘还是软的，可以啄食。抑或它实在嘴馋，吃些肥肉才过瘾吧。

那鸟东西太不懂规矩了，遇上好吃的，便旁若无人地大块朵颐，也不管近在咫尺的主人愿不愿意。我有点不爽，抬手一挥，欲将那鸟东西驱离。它可能受了惊吓，张开翅膀，“扑棱棱”又“叽叽叽叽”地飞走了。看它一路飞行一路鸣叫的样子，似是受了莫大委屈。不平则鸣嘛。

是我想多了，它并没受到惊吓，胆子大着呢。刚被

驱离，又折身回来。这次，来的还不是它一个，也不止一对，来了两对。真像传说中的某份电报：肉（钱）多，人傻，速来。呼朋引伴而来，要么是在向我示威意味，鸟多力量大；要么是视我如空气吧，可以视而不见。是哪样我都不屑一顾，不跟你鸟东西计较了，爱吃你就吃吧。充其量你就吃个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二还得留给我吃。我离开阳台，回到客厅去，喝我的茶，看我的书。眼不见心不烦，懒得理睬外面的鸟事。换个角度我又想，有好东西拿出来分享，人有一种快感。不过这刀腊肉的分享对象应该是人，没想到竟是这些不请自来的鸟东西。

手上的书是《东坡小品》，恰好看到《记先夫人不残鸟雀》那一篇。东坡说，小时候他的书房外，“有竹柏杂花，丛生满庭，众鸟巢其上。”东坡母亲武阳君“恶杀生”，“儿童仆婢不得捕取鸟雀。数年间，皆巢于低枝，其巢可俯而窥之。”鸟在空中飞，人在地上走。一个在上一个在下，在下的人却能轻而易举地加害在上的鸟。仅一根细长竹竿捅上去，便让高在树梢的鸟巢倾覆坠地。看来，鸟巢筑得再高也不一定高枕无忧。在苏家庭院里，鸟巢筑在低枝，比人还低，让人俯视。鸟儿如此筑巢，是对人的充分信任。人对鸟好，鸟才敢离人近对人亲啊。

由东坡《记先夫人不残鸟雀》，想到了戴名世《鸟说》。戴名世说他的书房外有一棵桂树。有阵子桂树上总有“关关”叫声，他走近一看，原来不知何时两只鸟在枝杈间做了巢。鸟巢离地不过五六尺，人举手能碰到它。灯盏大小，精密牢固，是用细草缠结而成。鸟是一雌一雄，个头很小，不盈一捧，毛色明亮，皎洁如月，令人怜爱，却叫不出它的名字。雏鸟出了壳，母鸟用翅膀掩护。

公鸟外出捕食，每次觅得食物，公鸟便栖落在屋檐上，并不马上下来。有人戏弄它，伸手摇它的巢，它就朝下看着鸣叫。轻摇它轻叫，重摇它大叫，人手移开，鸣叫就停。后某日戴名世自外归来，见鸟巢倾覆在地，老鸟小鸟都没影了。问其去向，说是被童仆掠杀了。戴名世慨叹，可悲的鸟儿，因托身不当，才被奴仆屈辱，性命不保。

同样是鸟，遇人不同，命运不同。栖身于苏家庭院的鸟，遇上了苏程氏武阳君，才得以安居乐业，日子过得无忧无虑，轻轻松松繁衍后代。栖身于戴家檐外桂树上的鸟，因遇恶仆，巢覆鸟亡，断子绝孙。

照东坡的说法，鸟在本性上愿意与人亲近。尤喜将巢筑在离人近的地方，以便得到人的照应。离人远了，鸟便没有安全感，担心巢里的蛋或雏鸟有不虞之灾，葬身蛇蟒和黄鼬之腹。如此说来，人若残害了鸟，岂不比蛇鼬还毒！想到这里，我便释然，不怨刚才那些馋嘴鸟了。它敢当我面啄食腊肉，那是对我的肯定啊，相信我是善良人，不至于对它施害。

在我居住的小区里，鸟雀很多，最常见的是斑鸠。斑鸠形似鸽子，性也温顺，鸽子般跟人亲近。我们小区里的斑鸠，从不视自己为客，总以小区主人自居。它们喜欢学人的样子在路上大摇大摆地漫步。好多次，斑鸠走在前面，我走在后面，一前一后走了很远。毕竟我步子比它大，走得比它快。为不惊吓斑鸠，我竟放慢脚步，甚至停步，在路上站一会。

还有一次，斑鸠在路上漫步，我在后面驾车。这鸟东西，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它竟不给汽车让路。我只好踩下刹车，让车在路面上暂停。直到后边有车鸣笛，它才不情愿地扇扇翅膀，栖到一棵树上。

春笋

安徽合肥 王唯唯



去菜市场买菜，一眼就看见新鲜的竹笋，价格虽贵了点，但我还是挑了两个。“一只笋，一棵竹”，这是插队时村里人告诉我的。

那个年代，春来没啥新鲜东西可吃。每年惊蛰以后，与我们生产队一河之隔的竹园里，伴着惊雷初响，春雨滋润，一颗颗尖尖的竹笋破土而出。这是春天里的头一波春笋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互相邀约，扛着锄头，挎着竹篮，过河挖笋。走进竹园，在适应了竹林间忽明忽幽的光线后，就会发现身边左左右右、前前后后，一个个锥形、黄褐色的竹笋，顶着嫩黄的笋须，鲜活般主动跑入你的眼里。竹子的枝叶越是茂盛翠绿，周围笋子的质量越高。挖笋时，要将笋周围的土轻轻刨开，至笋根露出，举锄头对准其根部，兜底就是一下，接着柄柄往上用力一提，笋儿离土而起，不伤笋壳一丝一毫。笋挖出后，要将土填回，使得来年还能再长笋子。

挖笋也是有规矩的。挖笋时一定得注意，竹林稍空地方长出来的新笋不能挖，要保留下来，让它长成竹子，绝不能干杀鸡取卵的事。成材后的竹子，会被精心制作成竹椅、竹篮、竹席、竹筐、竹筒……也会简单加工成扁担、栅栏、晾衣杆等日用。春笋的食用方法很多，烧、炒、煮、煨、炖皆成佳肴。但我们更喜欢房东汪大妈给我们做的笋馅饼。笋丁和咸菜包进米粉面团里，然后轻轻压扁。铁锅里黄灿灿的菜籽油烧热后，一个个平铺进去，用文火两面煎黄，淋水盖锅焖一小会儿。起盖出锅时，软糯鲜香，撩拨着你的食欲，口水禁不住直流。

吃不完的笋子，可以制成笋干。把笋儿剥根，去皮，削干净，放大锅煮，煮好后捞出晾干，放进木板制成的木缸，层层摆放。摆放后，上面压上木板，木板上再放上一块大石头，利用杠杆原理，横压一根大木头，木头尾部挂上大石头，这叫榨笋。隔天再增加一块石头加压。压上一个月左右，趁大晴天，卸去石块木板，将压扁的笋儿搬

出，置于大篾席上，在太阳底下暴晒，并及时翻面，直至晒干，笋干就算制成了。笋干易保存，吃起来又是另一种风味。想吃了，先用水泡开，炖汤最佳。

相比今人，古人不仅爱吃笋更爱赞美笋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把竹笋狠狠夸了一番：至鲜至美之物，蔬食中第一品。肥羊嫩豕，何足比肩？凡食物中不论荤素，皆当用作调和，菜中之笋与药中之甘草，同是必需之物，有此则诸味皆鲜，食笋而遗肉。就是说，有了竹笋，那肥香的猪肉羊肉牛肉都不入我的法眼，可见对竹笋的痴迷。喜笋爱笋甚至嗜笋的可不止李渔，唐代诗人李贺说：“箨落长竿削玉开，君看母笋是龙材。更容一夜抽千尺，别却池园数寸泥。”这位“诗鬼”爱写“秋坟鬼唱鲍家诗”这种诗句，难得写了这样一首咏竹笋的雅诗。

白居易呢，不仅说他爱吃笋，还写出了他的吃法：“置之炊甑中，与饭同时蒸。紫笋拆故锦，素肌劈新玉。每日逐加餐，经时不思肉。久为京洛客，此味常不足。”将竹笋与饭同时蒸，不知味道如何？还有苏东坡老先生，一生浮浮沉沉，可是他对生活的热望依然那么高，香糯红润东坡肉，日啖荔枝三百颗，先生会享受！然而当他初到黄州，发现绕山皆竹，马上吟出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。”而后又在诗中写道：“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若要瘦又不俗，每日笋烧肉。”在偏远流放中，心性淡然，还能觉出笋香扑鼻，真是不易！

再有，一生画竹，平日无竹不居的郑板桥有诗赞道：“江南鲜笋趁鲚鱼，烂煮春风三月初。”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把“火腿鲜笋汤”列为荣宁两府的上品菜，等等。春天里除了春笋，还有荠菜、蚕豆、豌豆苗、香椿头……一波波时令美味上桌。在你咀嚼各种春味的时候，与其说是食用一种物植，不如说是在品尝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实在也是养心怡性，体味人生的快事。

拼命绽放

河南修武 薛小玲

我住的小区在郊外，六层的单元楼房，我的小家四层。楼房的围墙后边稍远点儿是块麦地，临窗的这一大片儿去年春天被栽上了桃树，很小的树，干枯得像没有生命一般，我那时候很怀疑这样的干枝还能不能死而复生。

夏天过去了，它们不动声色，秋天冬天也过去了，依然是无动于衷，眼看着今年的春天也过去大半了，远处地里墨绿的麦苗早已开始蹭蹭地长，柳树的叶子也像慵懒的姑娘一天一个样地伸长着细腰，花坛里冬青树上拱出一层油亮嫩绿的新叶，就连柔柔弱弱的小草也悄悄地探出了尖尖的头，街上的姑娘们早已脱了臃肿的冬衣换上了姹紫嫣红的春装，但窗外的桃树们却依然固执地静默着。热烈的春竟是唤不醒它们了。

毋庸置疑，它们死了，我已经对它们不再抱有任何的希望。却不料，峰回路转了。那天下午下着零星小雨，我去关窗户，无意间往窗外瞥了一眼，惊讶地发现几株桃树的枝桠上绽开了几朵小花，它们在小雨的轻弹下瑟瑟地颤，那般得娇弱和鲜艳，却是触目惊心的美。我拿出手机趴在窗户上更新朋友圈：“窗外的小桃树开花了，不多，很少的几朵，柔柔弱弱地惹人爱怜，我的心突然变得柔软起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，只是很久都没有过这种感觉了，很美好！”

转天因急事一大早就回了老家，慌慌张张地甚至没有来得及往窗外探一下头，但我一天里都在惦记着这几朵小花。回来时天已黑透，我拿了手机探出身往窗外照，四层，太高了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只是一片浑浑噩噩的黑。我怅然地缩回身子，不知道那几朵花儿还在不在？一夜辗转难眠。天亮时我迫不及待地推开窗户，然后我就惊呆了，我的天，怎么这么多的花？这些桃树仿佛一下子都睡醒了，又好像全都拼了命，枝桠上的花儿挤挤挨挨地绽放着，那般的恣意和灿烂。我突然有点心疼，这样地拼命绽放，小桃树你疼不疼？

趴在窗户上将脖子伸得老远，看那些红的粉的花们在晨风的抚慰下轻轻慢慢地颤动，就听邻居的小孩惊喜地呼喊着他的妈妈，他说：“妈妈快来看，窗外桃花开成海了！”啊呀，桃花开成海了……世间如此美好。此刻惟愿时光停滞，静谧安宁。这些小小的桃树在这冰冷楼房的后边默默地扎根存活，怎样的艰辛没有人知道，但这并不影响它们的盛开，而且是毫无保留的盛开。坚韧是个抽象的词，但有时候可以具体到一事一物，桃树们如此这般的矢志不移，真的让人感动。